

从堂会牧师转型成为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
全职院牧——杨清华牧师牧会的回溯

课程：本地教会历史

导师：潘乃昭博士

学生：刘秀珠 黄丽瑜 竺培瑾

班级：一年级（道学学士）

信箱：11

呈交日期：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

新加坡三一神学院

从堂会牧师转型成为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全职院牧

— 杨清华牧师牧会的回溯

目录

前言	3
第一节 成为堂会牧师的挑战	3
第一小节 信仰岁月的成长	
第二小节 服事与装备	
第三小节 事奉的心志	
第四小节 心志动摇	
第五小节 回应神的呼召	
第六小节 按立成为牧师	
第二节 成为全职院牧的挑战	10
第一小节 社区医院背景	
第二小节 事奉职位的转变	
第三小节 再装备-临床牧养关怀教育（简称“CPE”）	
第四小节 崭新的牧会体验	
第五小节 拓展与未来	
结语	16
参考资料	18
附录一 杨清华牧师事奉和成长的编年表	19
附录二 杨清华牧师访谈录音光碟、访谈录音誊文及访谈协议书。	

前言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六早上，我们来到了坐落在Simei Street 3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采访现任院牧杨清华牧师。杨牧师从2003年底就开始成为这所医院的全职院牧。以往，在社区医院牧灵的院牧都是兼职的堂会牧师，杨牧师可以说是这所医院的第一个全职院牧。他是在1995年被教区按立为牧师，之后的7、8年都是在圣公会底下的堂会牧会，一直到了2003年当圣公会在社区医院成立教会的时候，他就出任院牧到如今前后已有7年。从被主耶稣呼召成为全时间事奉开始，杨牧师在事奉的历程中，真实的面对许多的挑战。在历史巨轮的转动前进中，政府政策因时代的改变而有不同的施政方针，教会对不同时代的需要做出回应及发展，身为被主蒙召为羊群的牧者，杨牧师是如何在处境和过程中展现他的生命，他的信念。通过本文对杨牧师事奉的描述，让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影响生命所带来的惊喜，也看到上帝的手掌管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通过祂所拣选的器皿来完成祂在每一时代所要完成的旨意。

第一节 成为堂会牧师的挑战

第一小节 信仰成长的岁月

杨牧师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的父亲是个跟从儒学思想的人，而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杨牧师的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主要是信奉民间的宗教信仰。

杨牧师是在一所天主教开办的英文学校念小学。在那时候，杨牧师就跟着同学去参加天主教教会的聚会，当时在和同学的家长以及教会一些老人家的接触中，他们告诉他一些圣经里面关于圣母马利亚、圣子耶稣以及圣徒们等圣经人物的故事，而杨牧师就被这些圣经的故事深深的吸引住了！当时，他的父母反对他受洗归入天主教会，同时也因为担心的原故，于是他们就停止让他跟着同学去到天主教堂那里参加弥撒的聚会。

后来，当杨牧师进入 13、4 岁这段叛逆期的时候，他的父母就重新考虑让他回去教会，并且希望会有基督徒能够给予他帮助。在同一个时候，也因为父亲觉得杨牧师已经读太多英文书，因此，就要求他在中学时转去一间华文学校。于是，杨牧师就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去新民中学就读。相信他的父亲是希望通过母语的教育，可以灌输他正确的传统价值观念，并能够吸收优良的文化遗产。

在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英国殖民者对华校基本上是采取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因此，当时的华文教育事业就完全由华人社会自身来承办¹。到了 50 年代，新加坡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更加剧了教育的变迁²。后来，对于下一代的教育，新加坡政府强调了双语教育。而当时很多家长也为了孩子以后的出路以及就业的“钱”途，他们就纷纷把孩子送去英文学校就读。此后，华校开始走上了“保根”的艰难之路，努力在多元种族社

¹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变》，（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110。

² 同上，116。

会之中保持华人文化³。而“保根”和传承文化就需要仰赖于华文这个母语了。

后来，虽然杨牧师的父母并不再反对让他再去接触教会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对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他等到 21 岁时才能够接受洗礼。而杨牧师也真的听从了父母的话，在 21 岁这个正式被承认为大人的法定年龄，他才接受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徒。

在 50、60 年代从文化传统来看，新加坡深受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发扬“义利两全”、“致富经国”、“以和为贵”、重视群体、注重教育、甘于吃苦、勤俭节约等的儒家优良传统⁴。杨牧师从父亲那里受到了儒学的熏陶，他尊重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把儒家的伦理学说的一些基本思想作为指导自己一生言行的准则；即以儒学伦理观和价值观作为生活准则。杨牧师对父母亲的意见是采取了完全顺服的态度，是个懂得孝敬长辈的人。中国的先儒们视“孝”为道德的根本，也视它为德行的起点。“孝道”其内容有服从和养志二要素，服从者不违背父母之志也⁵。而“孝顺父母”则是圣经十诫中人伦关系中的第一诫。

当初，杨牧师的父母本来是非常反对让他去教会，但是，后来他们却又改变了态度，他们不仅答应让他回到教会去，并且还希望会有基督徒的朋友可以帮助到他。而杨牧师也真的拥有了信主的朋友，他

³ 杨松年编，《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94），50。

⁴ 庄国上、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305。

⁵ 张定宇，《中国道德思想精义》，（台北：正中书局，中华民国 57 年），118。

们都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并且能够陪伴在他的身边，这真是上帝奇妙的安排！

第二小节 服事与装备

杨牧师就在那段叛逆的转变期，由他的一个好朋友带领他去了圣公会的教会，而这也是他得到父母的许可和同意，去到了圣公会的圣三一堂。于是，那时杨牧师就参加圣三一堂的青少年主日学，和福州及福建堂的华语青年团契，并在那里开始学习事奉主。因此，杨牧师的教会生活就从圣三一堂开始了。

在圣三一堂有两位牧者非常关心和疼爱杨牧师，当时这两个牧者也给了他很多学习服事的机会。在杨牧师二十多岁时，他就被选入了领导层，而事奉的主要岗位是在主日学以及青少年团契。后来，当教会慢慢的转化为小组团契的方式时，他也就自然的被选为小组的组长。

而从这些服事的过程中，杨牧师就有了很多的体会，他认为“信主”这件事情是不回头的。其中包括了他很高兴自己能够从十多岁信主直到现在当了牧师，他都是属于圣公会的会友。

第三小节 事奉的心志

杨牧师在信主并参与服事后，从内在还有思想上都有了奇妙的改变！而成为“全职牧者”这种事奉上帝的心志的呼召，是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那个时候，杨牧师非常羡慕牧师的职分，因为身为牧师要“任劳任怨”。而当时他也看到自己的牧师能够做到“随传随到”，只要有会友进出医院，他的牧师都会是第一个去做探访和安慰的人。杨牧师看见他的牧师和一些教会领袖们的无私奉献，这塑造了他愿意帮助别人的本性。

另一方面，杨牧师的母亲是一个很乐意与人分享的人。例如在家庭生活里，她会煮一些好吃的食物与邻居分享，这也让牧师感觉到分享的快乐。同时让他感觉特别感动的，是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愿意与人分享主的爱。杨牧师就觉得我们人生活在社区的群体里面，就应该是一个分享！我们个人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人生态度应当如是，才能负荷人生的使命。而从这一切当中，也让杨牧师知道——上帝是一位分享的神！

在那个时候，教会来了一些从国外派来的神学生。杨牧师看见他们这样的离乡背井，就只是为了要把神学读好，以便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牧者。而其中一些神学生，他们原本的事业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但是，为了要把一切都奉献给上帝，就毅然决定放下他们的享受。他们这种愿意放下一切的牺牲精神，造就了杨牧师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上帝，而最主要是可以回报上帝给他的爱。

杨牧师愿意在他的一生中，可以完全让上帝来使用，特别是在“牧者”这一个角色方面。

第四小节 心志动摇

其实，杨牧师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有事奉上帝的心志。但是，要回应这个全职的呼召，他却也面对了很多的挑战。导致他事奉的心志曾经一度陷入了低潮，促使他没有立即回应上帝的呼召。

有一个时期，杨牧师曾经因为教会信徒的行为，而使到他感到心灰意冷。基本上，他觉得这是人的性情上的一个迷失。同时，也可能因为那时他的年纪还太年轻，所以才会想不开。后来，他对回应上帝呼召的心志就有些冷淡。加上当时的他是在进出口贸易工作，这个行业非常赚钱，他的“钱”途将会是一片光明，那时候他有很多赚大钱的机会。

回想起来，杨牧师很感恩在当时他奉献的心志还是被保持住了。

第五小节 回应神的呼召

后来，他渐渐地明白教会的生活，有很多方面是需要去面对以及要学习去胜过的部分。因此，杨牧师奉献的心志又加强了。

其中，呼召也有一个很强的印证，那就是杨牧师教会的牧师和领袖们对他的鼓励，并且也都希望他去念神学。后来，他的牧师和领袖们在经过了一番的思想、思考和开会讨论后，就决定把他送去新加坡神学院就读。

在那个时候，杨牧师还不到三十岁，并且离开他要赚取的第一个百万不到五年的时间。但是，他觉得一切也就按照了上帝的旨意和方法，让他进入了神学院正式接受神学的装备，而他也就这样回应上帝的全职牧者的呼召了。

第六小节 按立成为牧师

在1995年，已从新加坡神学院毕业两年的杨清华传道，从圣三一教堂被委派到圣公会的圣约翰圣玛格烈堂做堂会的牧师并兼任教区的青年部部长。在当时这个教会已经是个规模较大的教会，对一个刚按立的牧师的确又要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一个新的起点，再加上要负责青年部的事工，身感肩负责任的重担，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不仅仅要管理教会的各样事务，最重要的属灵责任要牧养照顾教会里的每一只羊。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如何处理得当并要权衡教会健康发展是要在边学习和应用于实践中一点点积累而得到的宝贵经验。

在杨牧师的叙述中这生命中的六年也是见证神在他生命里的修剪做工，“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牧师？”这个问题常常把杨牧师带到到神的面前学习神的话语、迫切的祷告、聆听神的教诲，也是他一次次的越过修剪的苦楚的力量和得着智慧带领教会的秘密武器；这句话是他父亲临终之言；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却肯定地确信自己的儿子做牧师是天命，期望他要做个世界上最好的牧师。这个座右铭也是杨清华牧师十三年来的牧者生涯中天天靠近主、更认识，更爱主的动力；也是时刻提醒自己谦卑，无论是在工作的经验、对人的认知、在学习中看到软弱，在人生里经历上帝的同在。同时，跟从儒学的父亲常对杨牧师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儒家思想中由个人到家庭；由家庭到国家的入世情怀。这是在《大学》的“八条目”里，即论修己之心，即所以治天下也。是以修身为本，以治国治天下为极

至；即道德的品性完成与实现个人和社会的修养是分不开的⁶。从内在的品德的修养，到向外发扬的完成，是逐渐开展的过程，应该以个人道德品格来感化人民。而儒学的内涵义理，为结结实实的人生哲学，儒家思想对家庭重视，并尊重宗族关系⁷。人生意义尽在跟从儒学者的人生态度中，积极而平实的步骤，以赴人生的使命⁸。而杨牧师也说到儒学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杨牧师在牧会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同工的栽培，如保罗建立提摩太一样，也愈发体会自身的更多地需要学习提高，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杨牧师的工作环境有了跳跃式的变动，2001年被教区安排到圣公会基督救赎堂，紧接着2002年被调到圣公会诸圣堂/巴西立布道所（是诸圣堂的植堂）任牧师。杨牧师在诸圣堂的植堂事工不太繁忙，就有机会接触和涉足社区医院的工作，可以说是个过渡期。9个月后社区教会中英部（诸圣堂的巴西立布道所和圣安德烈座堂的四美布道所）合并为一个双语的社区教会，也就是现在的圣安德烈社区教会⁹。在神的奇妙安排下，杨牧师于2003年年底担任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全职院牧。

第二节 成为全职院牧的挑战

第一小节 社区医院背景

⁶ 顾兆骏编，《儒家伦理思想》，（台北：正中书局，中华民国56年），75。

⁷ 同上，13。

⁸ 同上，16。

⁹ 洪树杉，《上帝所栽种的树——圣安德烈社区教会的故事》，（新加坡：2003），58。

新加坡圣公会教区为民众提供社区福利和医疗事务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在 1856 年成立的圣安德烈堂宣教部本着传福音的目的，在 1913 年 10 月 18 日由 Dr. Charlotte E. Ferguson- Davie(斐黛米医生)在明古连街的一家小小的店铺开张诊所，特别为新加坡穷人主要是针对孩子和妇女¹⁰。借着医疗服务上的无偿的帮助带出基督的爱心。当时 19 世纪初不平静的岁月的新加坡还是个发展中的港口，大批的外来人口的涌入、男女比例差异和经济状况的萧条原因，仍然是很多的极其贫困劳苦大众，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极其恶劣，教会根据这样的情况把宣教的工作着重于教育、有效的慈善机构和医药方面等等回应社会的需求，政府也在这方面显示配合的积极态度。到了 1923 年在 Erskine Road(厄土金路)建立了一所更大的医院，虽然在二次大战中暂停了一段时间，可是在神的大能之手的带领下，这项事工不仅得以重新展开，圣安德烈宣教医院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拥有多家专科医院和中心，在新加坡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坐落于四美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给居民带来了无数的便利的医疗福利¹¹。而这社区医院的使命是要服务病人在医药和复健上的护理，以预备他们在身体、精神及情绪上能够适应居家环境。1992 年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建立了一个礼拜堂，考虑医院内的病人及家人还有来探望的朋友，当然还包括医院的工作人员属灵的需求，院牧部可以为他们提供牧养关怀和帮助。医院教会有正常的敬拜活动和乐龄、儿童等事工¹²。

¹⁰ 孙耀光，《在祂手中》，第二版（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组出版，2001），60。

¹¹ Ms .Laura Reid and Ms. Winnie Thay ,《A Light that Shines...The Story of 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Singapore:Mint Editions,2007),133.

¹²同上，117。

第二小节 事奉职位的转变

2003年是杨清华牧师的事奉历程中的一个特别的转折点：从一位在堂会牧会的牧师经教区的调动安排就任于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全职院牧。他要面对和之前有许多不同的事奉岗位，从新建立一个新的牧师的身份的挑战是再学习、进修、重塑造。第一，面对不同牧养的对象：多数的非信徒和老年病痛者以及家庭有问题的，都是杨牧师没有面对过的；第二，在医院要学习医学常识和名词、医药常理知识、医药的副作用及护理、康复知识，杨牧师仅用4个月基本完成。在医院里必须参加关乎于病人个案的医疗会议；并且和医院的员工建立关系等。当时所有的工作多是由杨牧师一人担当，只有一位临时同工协助。在这样的情况中，杨牧师不仅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周围的服务对象和合作伙伴全是他的老师。杨牧师谦卑的态度、仁慈的爱心、忍耐的行为使他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适应了新的环境和挑战。

第三小节 再装备——临床牧养关怀教育(简称“CPE”)

2004年，在主教的领导下，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院牧部和当时是教会的牧正同时也是院牧部的主任的黄达明法政牧师有了共识，一起发展一个新的运动，把临床牧养关怀教育添加到院牧的工作中。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念头呢？因为新加坡政府针对东部地区人口的发展和需求，计划建立樟宜综合医院，考虑到同步的医疗设施的发展和合理的运作，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得以扩建在附近，便利共同分享医疗设施，应急支援服务，2003年动工，2006年正式开放在四美的200个床

位的新社区医院成立了，它是新加坡第一家和政府医院搭配服务并街邻的福利医院¹³。周贤正大主教和新加坡圣公会教区对于神的最大诫命“爱人如己”回应，根据社区医院的扩建的实际情况，社区医院不仅仅是提供身体康复的场所，将是一个可以在身、心、灵各方面提供全套的服务。作为刚刚适应的新的禾场，杨清华牧师在随着应变的策略，开始新的装备旅程，2003年前往台湾参观了四家基督教医院，领受他们的院牧部设立的神学理念和管理体制，可以说是全新的体验和宝贵经验——院牧部的设立是医院的需求。2004年8月杨牧师一行4人前往美国，投入CPE（临床牧养关怀的简称）的考察和学习。美国的宗教多元性甚至在医院里都可以明显察觉，敬拜场所的设施也是多元性的，在同一所医院里，包含了多教派的教导，这种状况激发了他们4个人的更多神学反思，如何获取适合新加坡处境的神学理念一直萦绕在他们的思想里。他们吸取了美国CPE课程的方法论，包括原理和原则，以心理学为主忽略了基督教神学信仰。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回到新加坡后和三一神学院的院长魏博士（是CPE的督导）商讨学习的方法论，如何用在新加坡的社会环境里，他们定位在灵恩福音派的趋向¹⁴做神学反思。之后，经过3年半的时间他们获得机构的认证成为CPE的督导。

第四小节 崭新的牧会体验

¹³同上，109。

¹⁴1972年的灵恩运动也影响到圣公会。

正式开始 CPE 实际运用在医院里牧养病人，杨牧师在实践过程中运用 3 个原则：首先，神学反思从圣经里得着神的话语的指引；其次，正确处理心理学（COUNTER— TRANSFERENCE）的应用；最后，教育原理（受 BANDURA 心理学家的影响）单一的教育加群体的影响力。杨牧师把这三种原则又总结为一句话“一个牧者是学者，也是教育者！”，牧养的过程中是把所有学过的知识内化吸收反思，并塑造那个属灵的生命。这也是杨牧师工作超越困难的法宝，始终如一，保守一颗主耶稣基督的慈爱的心，一点一滴来感化和捕捉人心，依靠教会的力量，圣灵的恩赐把神的福音辐射在病人和医院员工的周围。教会不仅仅融入社区医院里，如同一支胡姬花绽放她的美丽。

院牧部的同工是杨牧师的良师益友，在工作中一起学习和成长。杨牧师谦卑的说：“在经验和对他们的感知多一点，会利用先知先觉的方法，耐心地教导，像保罗般对提摩太无微不至的提醒，和同工建立一个共同的生命体”。而儒学之祖；孔子是有伟大人格之理想教育家，也常以身示范，循循善诱，教而不倦。孔子以“仁”为伦理的理想，以“仁人”为终极的理想人格，他教育的终极目的即在使人为仁者¹⁵。杨牧师与同工用共识和对立的方式一起服侍教会和医院，本着一个目标、一个心志、一个“BOSS”主耶稣基督携手共进，一切为上帝而作，荣耀归给神不是归给人！

杨牧师面对的信徒和慕道者是个特殊群体，大多数的住院者，平均年龄是 74 岁半，女性老年化的年龄层是 81-82 岁；男性在 78 岁，也就是说一些住院的患者在世可能只是还有大概 5 年的时间。一年

¹⁵ 顾兆骏编，《儒家伦理思想》，（台北：正中书局，中华民国 56 年），65。

3000 个住院者左右，住院的人流动性快和大，虽然不能确保每一个进教会的人都是信耶稣或者通过住院的这段时间从一个非信徒得救为一个基督徒，杨牧师一直以哥林多前书 3 章 5-7 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这段经文鼓励杨牧师自己在施工中看见的亮光，满心喜乐地尽全力去爱和帮助他们，他常用“要看有的，不要看没有的！要看好的，不要看不好的！”这句“名言”鼓励一些来自不和睦或者是破裂的家庭的病人，用四书五经的内容同圣经里的传道书和智慧书对比，从两者之间的共同体潜移默化的教导和鼓励他们，从新建立一个新的人生观和自信心，同时也帮助他们会更加配合医生的治疗，并积极地看待医治的过程。

加上杨牧师有特别语言的恩赐，除了在学校学到的英语和华语之外，他还会讲福建话（台湾式的）、广东话、潮州话、客家话，不仅可以用这些语言讲道，而且非常容易和老人家建立关系，取得老人家的信任。在新加坡这个多种文化和语言的社会环境里，有利于得心应手地开展事工。

第五小节 拓展与未来

回首往事，神的恩典数算不尽！杨牧师从新加坡圣公会大主教的思想方式和所归属的执行长，及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新加坡政府实施医药保健的政策这几个方面来定位思考：将来医院教会如何调整发展的

方向，更加能够配合医院的方针来拓展教会在特殊的环境中作盐、作光的作用，内在的员工和团队不断地在主内更新和巩固，外在地配合社区医院的扩建。医院院牧的事工不止立足于帮助别人，还要透过事奉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团队一起参与，从整个社会层次的问题切入，考虑医院有临终的床位可以增加临终关怀，台湾的马楷医院是全世界最大的临终医院，有 63 个床位，杨牧师和这个医院的院牧很熟悉而且有数次的观摩经验，拓展这个新的项目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另外医院开始接纳儿童住院者的复建疗养，大多数来自破碎的家庭，儿童的关怀和帮助是迫在眉睫，有孩子和家庭生活经验的女同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杨牧师就是这样不断地在进取中牢牢依靠神的恩赐带领同工们一起打好属灵和事奉征战的每一仗，始终保守一颗不变的心，在事奉的路上做的每一件事向神负责，以耶稣的心为心，训练和培养更多的同工，在挑战中委身成为成熟的领袖，一个个的提摩太被造就和差派！

结语

从杨清华牧师分享他的生命及事奉中，我们看到一个好牧者的特质。第一：在社会的互动及变迁中，要不断的自我成长，学习来提升自己工作的能力，以便能适应及回应教会及社会的需要。第二：正确的把自己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在信仰里面，来达到牧养和关顾同一个信仰或不同信仰的群体，使他们感到亲切，从而影响他们。第三：善用好的资源和方法却有智慧的把神学思想强化在里面，使之是一个以神主导的方法和原则。临床牧养关怀(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第四：不断自我反省的生命。第五：完全顺服掌权者并且是以实现教会的异象和使命为目标。第六：对牧养的群体要全然的接收，无论牧养的群体是强壮的或是软弱的、众多的或是少数、有教育的或文盲的、年少的或是年老的都要同样的尽心尽力用爱去牧养。第七：为教会的未来栽培和建立接棒人。

在不同时代的变迁中，在艰难中，圣安德烈社区医院和教会仍然坚守他们的使命，不断的与时俱进，为社会提供牧养关怀与帮助，活出神的诫命，把爱慢慢地渗透在人的心间，透过医疗的媒介做盐做光，帮助被社会忽略和肉体、精神有痛苦的人群，推动福音的传播。

参考书目

- 顾兆骏编。《儒家伦理思想》。台北：正中书局，中华民国 56 年。
- 洪树杉。《上帝所栽种的树——圣安德烈社区教会的故事》。新加坡：2003。
-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变》。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 Ms .Laura Reid and Ms. Winnie Thay . 《A Light that Shines...The Story of St. Andrew' s Mission Hospital》.Singapore:Mint Editions,2007.
- 孙耀光。《在袖手中》。第二版。新加坡：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组出版，2001。
- 吴元华。《新加坡的社会语言》。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
- 卓顺发主编。《圣公会诸圣堂建堂 30 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2005。
- 杨松年编。《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新加坡：新加坡同安会馆，1994。
- 张定宇。《中国道德思想精义》。台北：正中书局，中华民国 57 年。
- 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附录一

杨清华牧师事奉和成长的编年表

<u>年代</u>	<u>成长与服事</u>
小学时代	就读于天主教的英文学校（参加天主教的弥撒）
中学时代	新民中学（华文学校）
工院时期/国民服役	参加圣公会三一堂的青少年主日学
21岁（法定年龄时）	洗礼（成为圣公会会友）
1988年	在新加坡神学院受神学的装备
1992年（神学院最后一年）	正式成为圣三一堂的传道
1995年（受教区按牧）	委派到圣公会的圣约翰圣玛格烈堂做堂会的牧师/兼任教区的青年部部长
1997年	创办堂会的睦邻事工
2001年	圣公会基督救赎堂
2002年	圣公会诸圣堂/巴西立布道所（是诸圣堂的植堂）
2003年	成立圣安德烈社区教会
2003年底	成为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全职院牧
2004年	去美国的纽约受CPE（临床牧养装备）
2007年	成为CPE认证的督导

附录二

采访杨清华牧师的录音记录誊文

记录和整理者：刘秀珠、竺培谨、黄丽瑜

采访员： 我们是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本地教会历史研究课程的学生：刘秀珠和黄丽瑜，于2010年8月28日上午10点，在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会议室，做第一次有关杨清华牧师事奉历程的访谈。

采访员： 杨清华牧师，你同意这次的访谈吗？

杨牧师： 同意。

采访员： 谢谢。请您告诉我们：跟我们谈谈有关于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接受基督，然后你被呼召成为一个全职的牧者？

杨牧师： 我念小学时候是在天主教的一间英文学校，基本上，我就跟我的同学去到天主教的教会聚会。那也同他们的家长，还有他们教会的一些老人家，在接触当中，他们也告诉我一些圣经里面的故事，比如说：圣母玛丽亚、圣子耶稣、讲到那个圣徒，这些的故事都是很引人入胜，所以我就深深被这些故事吸引。不过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父母亲其实他们是，我的父亲主要是跟从儒学，我妈妈呢是一般的家庭主妇，就是所谓的民间宗教信仰。在这个过程中里面，他们当然是反对我受洗加入天主教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父母亲就担心我在那里入教，就停止我和我的同学到天主教堂去参加弥撒，不过过了那个时候。但是到13、4岁我开始进入叛逆期，我的父母亲发现倒不如让我去教会好了，重新考虑是不是有一些基督徒可以给予帮助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好朋友就把我带到圣公会。那时候因为主要是我已经和天主教同学已经离开了，没有办法再和旧的同学再相会。我就去一间华文中学，这也是我父亲要求的，

他觉得我读太多英文书，所以我到中学就转去新加坡新明中学，在这边读了4年就进入“0” Level。基本上在这个转变期，我父母后来就同意我去圣公会的三一堂，就在那边进入青少年主日学，从那边学习事奉主，我的信主生涯从那边开始。我是要拖到21岁受洗礼，因为父母对我的一个要求，所以当时在这个过程中，圣三一堂的两位牧师都很关爱我，也给我很多的机会去服事，我也在20多岁被所谓选入领导层，主要事奉主日学跟青少年团契，然后当教会后来慢慢走向为小组化，我也自然被选为小组组长。所以，在这些过程中有很多体会啦，所以信主的这件事情是不回头的，所以我也很高兴，从我信主，10多岁信主，21岁洗礼，一直到我现在当牧师，我一直都是圣公会的会友。

采访员： 那么，当时您成为牧者，在什么情况下，有什么人有些影响使你做一个决定你回应上帝的一个呼召？

杨牧师： 基本上，这个呼召呢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有了。当然，第一点就是非常羡慕牧师的职分，因为牧师他要任劳任怨，有一些人称牧师为传道，我的牧师真的是随传随到，只要会友进出医院，他都会是第一位去看慰。另一方面，这种所谓的事奉上帝的心志，就看见牧师，看见我的一些教会领袖，他们的无私的奉献，也塑造了我一个很好的所谓愿意帮助别人的本性，当然也因为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她都会跟人家分享，在家庭生活里面有时候她会煮一些好吃的就分给邻居，所以这一种所谓分享的快乐，其实我在家庭里面就有。特别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很愿意分享，很感动我的地方，我就觉得我们人生活在社区群体里面，就应该是一个分享，从那边我也知道上帝是一位分享的上帝，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从内在还有所谓思想上。其实我信主之后，我的教会也有所派来一些所谓的神学生，有些神学生他们很多是国外来的，看见他们这样离开家乡，就为了要把神学读好，要成为一个好的牧者，可以放下一切，这种所谓牺牲。我也知道其中一些，他们本来所谓的事奉，他们的事业前途非常光明的，

但是为了要把一切奉献给上帝，所以就毅然决定放下他们的享受，这些牺牲的精神也造就了我的心志。我如果用一句话来讲，为什么要把自己一切奉献给上帝，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子可以回报上帝给我的爱。也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可以完全让上帝来使用，特别是在当牧者这个角色方面。

采访员： 所以，牧师您是在哪一年就是成为一个全职的牧者？然后当你成为牧者的时候，你受了怎样的一个的装备？直到你能够全方位的去成为上帝的一个牧人？

杨牧师： 虽然这个心志要去所谓回应全职的呼召，全时间呼召在青少年时代就有，不表示说这个呼召过程不是没有挑战，是很多挑战的。有一个时期，也对教会内部的一些可能是我们一部分所谓信徒的作为，那时候我曾经有心灰意冷过，基本上这是一个所谓在人的性情上的一个迷失啦。那个时候可能年纪太年轻，就可能想不开，所以就后来就考虑说是不是上帝就，那种对上帝所谓的回应呼召心志就有点冷淡。不过心中对上帝是十分敬爱的啦，然后我就跟主说：「主啊，或者就当 30 岁的时候我赚第一个百万，然后我就用其中你给我的钱，我就奉献给教会，我也奉献给宣教事工！」或者这样的生活会不会是我选择的呢？不过上帝还是很信实的，他并没有因为我发出的这样所谓很多信心的祷告。那时候我是在所谓在进出口贸易这一块，那时候是很赚钱的，我也有很多机会啦，要感谢主说，我这个奉献心志一直是被保持住。后来当我明白教会生活有很多的所谓的需要去面对、要去学习、要去胜过的部分，那这个心志又加强了。所以，其实在这间中有一个很壮的印证，是我们的教会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对我的所谓的鼓励啦，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说我应该去念神学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教会也有她财务上的困难，就是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这么多啦，后来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当牧师问我说是时候读神学，教会的经济还没有转过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应该去三一神学院，因那算是我们本宗，有一个圣彼得楼在里面。不过，后来我的牧师经过一番的

思想、思考、讨论开会，他们就决定把我送到新加坡神学院。所以那个时候，上帝的时候到了，我其实都还不到30岁，我的百万还遥遥无期，不过上帝照着祂的方法，所以我就进入新加坡神学院就读。然后，第二跟第三年的时候，我就被派到圣彼得楼，我比三一的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宗派教育上面，那时候是我很敬爱的 Frank Lomax，其实他是我的一个属灵导师。所以对我来讲，上帝的造就是胜过百万的，所以，我很享受这些神学的学习。所以，在我最后一年的下半年，我就成为我自己教会；圣三一堂的所谓的半职传道，所以在那边我也被造就学习牧养，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过程，然后就是说，我是成为一个传道。我在圣三一堂事奉两年半以后，我就开始被遴选，然后就要求我去思考当一个牧师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从小在圣公会长大，我对这些按立的神学圣经教导，我都有去学习啦！所以基本上，对我成为一个牧师过程，他倒不是神学上的任何的有新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讲，他本来就存在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是回到原点。应该在圣公会的装备是你事奉、你的路向就是成为牧师，而这个按立的“牧师”他是一个起点，以后，上帝就会在这个牧职上继续给我塑造。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在圣三一堂当了两年半的传道，然后就决定接受按立，所以按立了之后，我马上就被调走，在我们的宗派里面，这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一个所谓的态度。因为我们的眼光不能只是看在地方的教会、地方堂会的需要。当我们成为教区的牧者的时候，我们应该跟教区的主教，我们都是叫做牧师团，其实我们是彼此分担整个教区里面，所有层面的工作，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进步，所谓正式化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在面对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开始是在我被按立之后，我是派去一个很大教会，我就是那个华文堂的牧师，然后，从会吏又在那个堂会学习，之后被按立成为会长。在会长以后，基本上我在这个教会总共服务了6年半，在这6年半里面，我有很多很多的考验，毕竟很多东西在当了牧师之后，你就要自己去承担，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所谓在生活。我也组织了的家庭，还有人际上面很大的正面那种要求。我觉得在那个前面的牧职塑造，

在前面那 6 年半对我的帮助会很大。所以，基本上根据圣公会的精神，当我们成为牧师的时候，我们承担教区的责任，那基本上我们都有调动，所以我们的比较资深的牧师，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这些年轻的牧师，在一个堂会实习做了一段时间，可能要去一个不同的堂会，或大或小；无论是经济上比较雄厚或者经济上比较微薄，甚至有一些社区的工作。其实，当我进入这个大堂会的时候，同时我也被我的主教任命为青年部的部长，所以，我也需要带动整个教区里面的青年事工。所以这些对我来讲是呵！是责任蛮大的。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时候晚上，当我们感觉压力很大、面对一个挑战或做一个对的决定的时候，所以那种压力自然会整个盖过来。所以，花了无数的晚上面对上帝，向上帝祷告异象，祷告所谓的方向，还有解决事情的方式。所以那 6 年半对我来讲，它有很多的挑战但却是很甘甜。就好像我们回想我们在国民服役的时候，那前面的 3 个月训练是最苦的，但是，记忆也是最深的、也是最甜的！所以，我很感谢上帝那几年给我这些塑造。

采访员： 所以，刚才我们听杨牧师您说您在堂会的一段的时间。那您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成为现在这个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的全职院牧？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来到这里？

杨牧师： 其实当我在呵，其中一种状况，就是我当时还是在当传道的时候，那时我牧师对我的要求很高，基本上，就是不容许有任何的所谓的懒散，然后就是没有很端庄的把自己表现出来，因为我们当牧师的人，当然我的牧师也认为我有当牧师的料，所以对我的要求也特别的高。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状况是，我思考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牧师？”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过世。我的父亲他是跟从儒家思想的，所以，在儒学上的那种影响力对我非常大，所以他常常跟我提一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论调，不是从一个所谓国君的身份来看，不过，对一个平常对儒学有认同的人你大概都会这么做。所以我父亲在去世前的一个礼拜，我有跟他有很好的、很深入的所谓的谈，因为，主要原因

是那时候他已经决定要洗礼，不过因为妈妈还没准备好，所以我的牧师还不能够来到家里给他洗礼，但是，没想到他心脏病又突发，一个礼拜他就突然就这样走了。我记得他有跟我讲一句话，就是他去世前一个礼拜，可能一句话，就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父亲就对我讲了一句很震撼性的话，他说：「不反对你当牧师！当牧师好像是你的天命。不过你要答应我，你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牧师！」那时，当然我流着眼泪答应了他，后来他走了之后我的心志一直都在。当苦难来临或者是一些挑战来临，很多时候我不怪责别人，反而感觉自己不够好，自己可能在经验上、对人认识上、在智慧上不够，所以处理得不够好，就是说有些东西自己要去承受，所以有些错误是要自己去改变。我常常告诉同工一句话，这个丽瑜也知道，我有一些问题是我们人生里面，是上帝为我们定好要我们经历的，我宁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让它全部来。免得到我六十岁的时候这些问题来，那时后已经太迟了，我已经错过了很多的年日，就因这个原故，上帝就当真了！所以在我生命里确是很多修剪。然后在这过程里面，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是一个好牧师吗？”。一个好牧师同时也要建立别人，好像保罗栽培提摩太，所以当我想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需要更多这方面的装备，所以很感谢主的就是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也就是我就已经进入第三个教会。我离了一个大教会，然后我就去了一个比较中型的教会，到了第三个教会反而是更小型的教会，所以大中小教会我都有去过。那到了第三个教会，可能事工上就没那么繁忙，但是那时候同一个时间我们也要接纳，就是要进入社区医院这一个区块，很多东西我们也不懂得，所以牧职塑造这一块，我就觉得说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就在2004年那一年，我就跟黄达明牧师； he 现在是法政牧师；他也曾经是这里的牧正；还有我们院牧部的主任。那基本上我们就有一个共识，他就发起了一个运动，主要是通过我们教区的主教就联络上了美国的临床牧养关怀教育这区块。我们就开始探访台湾的医院，因为他们有跑CPE，就是那个临床牧养教育。那我们去的时候，主要是希望在我们新建的医院，它在历史上是

很多年的，不过在 2005 年，我们开始转进这一个扩大的这个医院社区，那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更好的装备自己。所以，我们就参观了台湾的三大基督教医院，那之后其实是四间基督教医院，然后我们就学习了一些很好的怎样设立院牧部，不过我们觉得设立院牧部，它本身是面对医院的需要，不过在神学的定位上，我们却是全然新的，完全没有接触的。2003 年去台湾，2004 年就开始接触美国，然后，我们就 2004 年 8 月就去了美国，然后我们也有其他另外两位算是有一些年资的牧师就一起去了美国，我们就把自己一起投进去 CPE 的这个运动。那我们去的时候有很多的冲刺，主要是文化层次，还有神学定位。在美国；它的神学是比较所谓叫做 Interfaith，就是他们包容所有宗教，所以，甚至有些基督教医院里面，他们也把它的那个所谓的敬拜设施都全面的所谓的 Interfaith，它也有各种不同的教导在一个医院里面。所以这个过程就激起了很多的神学反思，那如果美国的 CPE 它在原则跟原理上有很好的一些方法论，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吸取，但是在那个时候，美国的 CPE 已经完全被那个心理学所谓的牵着鼻子走，所以美国的 CPE 大部分来讲，一般性来讲他们是以心理学为主，所以变成在神学性上面倒没有那么强。所以，当我们回到新加坡，我们就跟三一神学院的院长我们的魏博士谈论的结果，他本身也曾经在 CPE 的领域里，他也曾经是督导，那他也明白我们的角度。所以我们谈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发觉说，我们在新加坡应该有新加坡的神学本色，我们应该用新加坡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的释经诠释，还有我们神学的定位。我们新加坡的教育一般上还算是福音派，而且甚至是一个灵恩的那种，有那个灵恩趋向的所谓的“灵恩福音派”，我们的定位在这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做我们的神学反思。之后，我们差不多用了 3 年半的时间，后来我们就成功的通过认证 Certification，然后我们就成为这个机构的认证的督导，有了这个工具，对我那种所谓的塑造是更大。所以基本上，进入院牧呢我已经有了所谓举动，就是外在的行动，就是当院牧去关怀我这边的病人、住院者、我们的那些员工，甚至在医院里面也有教会，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全面的去看。但那是所谓的付出！

那我们怎么得着呢？所以，得着反而是 CPE 这一块反给了我很多的得着，特别是我常常讲一句话：「一个牧者就是一个学者！」。你在牧养的过程里面你不是只在付出，你也在把东西内在化，你也把很多东西是用神学反思去看，然后得出你自己的一个结果，其实你是正在学习当中。其实这个转移，从堂会的牧师进入医院的牧师，这一个过程里面的变化其实很大。之前，其实我的这个堂会，所谓成为医院里面的教会，这个事情在教区的层面我们成为牧区之后，我其实只有 9 个月或者少过 9 个月时间牧养这个华文堂会，因为她已经跟英文部一起合并成为新的教会，加上那个时候，院牧部就有一个需要，一定要有一个人进来。所以那时候，就是在 2003 年这一块，所以我回想的时候，就是说那前面的 4 个月，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在这 4 个月里面，我要挤进很多东西，我要挤进我怎样去面对一个变化，就是我现在的所有牧养的对象。第一；他们很多不是基督徒。第二；他们都是老弱病痛。第三；他们可能很多家庭问题，因为他们老了，可能家庭之间有很多关系上的变化。而这些的层面不是我过去的经验可以帮助的，所以这 4 个月我需要挤进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要懂得医学常识、医学名词、医药常理、医药的副作用、护理人员他们怎样去进行他们的护理，甚至我们的治疗师，他们怎样去帮助康复。所以这些东西我就用 4 个月把很多名词挤进来，至少当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的时候，他们也蛮尊重我的，他们也把我们这个院牧部，当成是医院每一天的工作里面不可或缺的，所以，每次当有谈论到病人的会议我都要列席，那时就只有我一个同工，另外一个同工是 Parttime 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多时候都是我在尽力在学、尽力在做，当然那也是很甘甜的，因为我学到最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所以有了这个东西，我自己也要心理上的调适，因为我要去说服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我的母亲还健在，我的岳父、岳母在台湾，我的太太是台湾人，所以这些其实很多没办法去形容的，这些都要花精力、花心思、花资源去进行。所以几乎就对我来讲，刚刚转移到这个院牧的时候会发现“不得了！”。你至少在堂会里面，有时候你喘息一下还可以，但是你在医院，你等于是跟着医院

员工一起跑。还有一块我很努力在做就是认识员工，也建立员工对我的信任，就变成说我也成为他们的辅导者，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很喜欢在午餐的时候跟我聊天。其实他们曾有几位员工告诉我，当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就已经有在治疗了，一些心理上的治疗。所以这些都把我推向一个所谓的，啊！怎么说？就是完全从一个堂会的状况，然后就这样直接长驱直入的就进入了这个所谓院牧的工作，加上这个CPE的整个过程，就把我推向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境界，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依然非常享受。其实在CPE里面我学很多，不只是我读的书，不只是我向我的督导学习，更重要的是我从我的学生身上学很多东西。因为他们从不同的人生的经验，不同的叫做“All walks of life”的那种情况进来。所以对我来讲，我其实满足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当院牧是一赏心乐事。但是，它不是没有眼泪的啦！当督导其实学习众多。

采访员： 所以，您在这个院牧当中你说不是没有眼泪的，那你怎样在这个困难当中，可能你面对很多困难，那你怎样把这个困难来克服？

杨牧师： 那基本上我们要看我们的怜悯。因为为什么我们流眼泪，是因为我们发了慈心，像主耶稣发了慈心，但是这个慈心，有时是无以为是！你会觉得很羞愧，你会觉得说你就是能够帮助住院者到这个地步，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我还需要再做一些什么东西吗？所以有时候，人性总是有我们自己这个区块。但是很多时候，也会做错决定啦！比如说：当你跟住院者已经很用心的跟他谈，谈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他并不是在告诉你一些真的事情。不是说他没有奉献，他有奉献，因为人跟人的关系建立不容易，就是有一道隔断的墙，因为他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爱心是真是假，所以有时候，他会用一道墙来筑起来，其实他主要是要保护自己，他不是要把你拒绝，他是要保护他自己，所以问题是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们看清楚这道墙是不必要的。所以这个角度上面我从CPE，我用了原则，基本上它有三个很重要的区块；最重要的其实是在神学反思，所以

我们常常要从圣经里面去得帮助，因为主耶稣他所经历的应该是比我们的还要更深，所以从他的举动，跟从旧约新约的一些所谓的神学定位上去看，你反而看一些把事情看得比较清楚。那有了这个，我们还要加上其他的科学，在CPE的层面一个不可以缺少的是心理学。那心理学它有很多不同的学派，有很多不同年代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原则，所以，比如说在心理学他们有讲到一个命题叫做 Counter-Transference。这个我不懂华文翻译是什么，不过 Transference 基本上是当你是一个帮助别人的人，比如说你是一个辅导者，当有人来找你辅导你有发现你跟他谈的个案里面，有的东西会引发你自己本身的不安，对方发生的一些问题可能也就是你现在这个辅导者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它会刺激你，它甚至会使你开始去思想你本身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是一个 Transference。但是当你这个东西处理得不好的时候，你把它反射出去或者是给另外一个被你辅导的人，或者是当时在被你辅导着的人，你可能会带着一个所谓的反射性，你反而会把一些你个人的主观的东西，甚至是不必要的误解强加在对方身上，就像这些东西常常在所谓的牧职塑造里面出现。我不懂呵，每个人的经验是怎样，但至少我自己的经验不是很好啦！所以我曾经给一个牧师是整得很惨啊！所以我就是，当我去了解这个区块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不可以用这种方法，所以基本上我必须对我的教导负责任，但是，我更需要对得起上帝交给我这个教导的责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怎样去理解？用心理学的原则去理解对方他究竟站在哪里？他真的是要加害于人呢？还是像刚才所说的，他筑起一道墙的目的只是要保护自己而不是要加害人，虽然那整个个案是浮现是在反攻你，其实他是要保护自己，而不是要攻击别人。所以，当这个心理学的原则用得到的时候，我就明白事情的原由，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层层包围像那洋葱皮呵，我们其实可以把洋葱皮一层层的剥掉看见它的实心，所以在牧养上，我要更捉得到那个对方他的状况是什么。那第三个层面当然就是所谓的教育原理，如果我们说牧者等于就是学者的话，你本身一生都在穷其生在学习，而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一定有一些遵循的方式，

就是你怎样自己被教育？无论你说你是成人教育 Adult Education 或是其他教育，本来就是 Adult Education 了。但是下来就是说，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那种层次上的了解，所以再加上这些所谓思想的轨道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定位，我们被教育，我们去教育别人，那些的过程里面很重要，比如说；我举一个的方式来说，BANDURA，那 BANDURA 他这个心理学家；这个教育学家他用的反而是社群的心理学。在基本上，当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个社体，社体里面就很多人，所以当你要帮助这个社体的长进过程里面，你身为他的教育过程的负责人，你是牧师，你负责教育他们，所以，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面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应用？你怎么使到这些所谓的教育可以成功？其实你脱不了要用所谓的教育的学说。所以对我来讲，BANDURA 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所谓用社群的影响力使到一些比如说；新的基督徒，他不会只是说：「信仰是我个人的事」，其实信仰在教会里是大家的事，不是说大家事大家管，而是那种属灵生命的塑造上面，群体的影响力是很多时比单独的影响力大。我一个牧师能够影响他们可能是百份之 40，但是群体的生活啦、群体怎么面对主日崇拜啦、主日崇拜之早到迟到啦、他们唱歌的那种形式啦、甚至是他们怎么带领教会，这些其实是占其中百分之 60。所以对我来讲，一个牧师他也是一个教育者，对他教会的影响力，塑造那个属灵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层面是逃不掉的。

采访员： 杨牧师我想问一下，当你来这个圣安德烈这个社区医院当院牧的时候，之前你花了 4 个月去学很多医学，很多的医药的东西。然后，之前你就上了 CPE 来使到你这个角色扮演得最好。除此以外，你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缺乏的支援在哪里？

杨牧师： 可能我当了牧师将近 15 年了，经验其实是有啦！不过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的经验不能够做我事情判断的唯一条件。同样的，除了经验以外我自己所受的造就，所谓的如果回到一个定点上，就是牧者等于学者的话就是在不断的

学习。那在学的过程里面，其实你是在去掉一些东西加上一些东西，若你单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它本身并不是很坏。很多时候回到一个原点上，我曾常常被打击，常面对冲刺，有时候，每次当你会被一些事情打击或者冲刺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一个怀疑，在这个所谓的回到核心的部分的时候会说：「上帝你要我做这些事情吗？」然后我的呼召就会被挑战了。所以，有时候这一种人性的会说：「上帝啊！我不走都走了十多年了，难道你叫我不要做吗？」。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并不一定是在问题里面发生，反而很多时候你觉得说你“还不错啦！你已经做到某些东西了！”但常常这些东西呵，我的感觉是说：有时它也是很空洞，所谓你有得到一个成就感，呵！甚至有些弟兄姐妹会称赞“你是一个好牧师！”，不过其实你扪心自问，其实自己还缺了很多。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它就会经历一个所谓的挣扎，所以这个挣扎点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人家就是问你说：「你凭什么资格在这里做这个位置？」当人家这样面对你的时候，你就要退后你去想的时候，你常常回到一个原则上：“是上帝你呼召我做这些东西吗？”，所以你要说：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挣扎的难处。我不是说不相信上帝呼召我，而是我在这个呼召的过程里面，从一个层面转到另一个层面，而这个所谓的“更新”，有时候自己不够信心。啊！不容易啦！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在我们人呵，在这个人性里面，我们是缺了那么一角啦！因为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上帝，所以有时上帝在前面走的时候，上帝把你一些所爱的东西拿走了，甚至是上帝也在一些奖励当中奖赏你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同时有这个问题存在。

采访员： 牧师您现在的院牧的工作，有哪些同工是可以协助你使到你的工作可以轻省，甚至可以更好的发展？

杨牧师： 基本上，我的想法倒不是因为有同工我可以轻省一些，原因是，我把同工都当成跟我一起学习同学。当然在经验上我比他们多一点点，我也知道对他们的感受比较深一点，可能是他们的动作或者是他们的言行，甚至他们告诉

我的一些事情会不会让我去更深一层的去认识他们。当有时发现他们不理解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教导，不过现在教导并不是说老师教学生，你是要用很多的机会，用很多的所谓的 Proactive，就可能给他们一些所谓的先知先觉提醒，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他们能够完全理解我的想法，就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就变成怎样的达到这个要求，有时候它需要耐心。所以我就尝试说，如果，其实保罗开始的时候，你看他的写作方式大概知道他是一个性子蛮急的人，不过，他对提摩太的造就，他对提摩太有耐心，他对提摩太那种无微不至的所谓的提醒，我想我还达不到。所以，我还一直跟我的同工，我希望我们能建立一个共同的生命体，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可以毫无保留的可以把他们的问题告诉我，那我也可以从我的角度，我的生命的角度跟他们一起分享。对我来讲他们不是我的属下，他们其实是我的同工，其实他们的工作本来是我的，但是我一个人作不来，上帝要我就是找同工一起来分担，所以，当同工因为工作面对一些问题他们不能处理或者是处理不当，我都把它看做我需要帮助他，当然，这些个帮助也必须有他们的认同。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谢上帝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团队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些不错的共识。所以，有时当我们在一起开会时候，我们提出一些可能是所谓未知的情节，我很感谢主我的同工都蛮接纳我，而且也信任我。所以我可能不能一时马上就解释给他们听，不过至少在架构上让他们了解，我也容许他们发问，我也容许他们跟我所谓的对立，就是所谓的他们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我们尽量可以心平气和的处理。所以到最后的一个目的，就是回到一个原点，我们的所谓关系，使到这个事工得到帮助，然后甚至是为上帝而作，最后的荣耀不归任何人。我也告诉他们，请你们不要叫我 Boss，因为我知道在别的教会，很多他们牧师的属下都叫他们的牧师 Boss，其实我们这边没有 Boss，这里唯一的 Boss 是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心志。

采访员： 杨牧师，我想多听您谈谈一下，在堂会牧职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一群信徒或者是慕道者。来到这个医院的时候，你

所面对的对象是你向他们表达基督的爱对象都是可能一些住院者，短暂的住院者，可能他们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就出院了，你所关怀的，所关顾的，可能他无法回馈。那你的心里有什么挣扎？在教会里信徒可能成为你接下来的接班人，但是住院者你所关顾牧养的就是那么短暂，那对你的冲激是什么？

杨牧师： 对我来讲基本上，我并没有把医院在医生里面所面对的对象跟教会所面对的对象把他分得那么清，基本上，你单纯的看教会的话，有一批是所谓很忠心的，但是有一批大概就是一段时间他就会离开，因人而异，所以这种留跟离开在医院里面也经常出现。基本上，我们看的就是我是施者，对方是受者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没有错，很多的住院者他来了，我们这边的住院者，一般所谓的平均年龄是 74 岁半，所以离开新加坡的所谓女性老化的那个年龄层是 82 岁，81 到 82 岁。而男性是 78 岁，其实年数不多。所以换句话说，可能他们住在医院一段时间，若他们病情比较严重，可能未来的 5 年，他们就会陆续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它的所谓 Turnover 很大，一年差不多 3000 个住院者，所以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记住每个脸孔，虽然我们尽量去记，至少在路上走路看到一个住院者，我们还记得他曾经来医院住过，可能名字不记得很清楚。我常常相信一句话，就是所谓的“阿波罗栽种了，保罗浇灌了，但只有上帝叫他成长！”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是最大的，我们只是祂的同工。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我对这些住院者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每一个进来的人都信耶稣，是我心里面的喜乐，但是我不能确保这喜乐常常都有。所以，我们必须信任上帝的工作比我们大，所以我们只要他们在的时候，现在他们在的时候，我们就尽我们的全力去帮助他们，最重要的是去爱他们，让他们找到生命的定位。在我们这边的很多老人家是其实是蛮可怜的，因为从小不一定有机会受教育，而且不懂得怎样做人家的丈夫，怎样做人家的太太，怎样做人家的父母亲，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说他们的生命是一塌糊涂；失败的。我们会很惋惜，不过那是过去，我们应该有的是现在。所以我常常鼓励他们，这是我这边的

名言，所有的院牧的都知道我常跟老人家说：「要看有的，不要看没有的。要看好的，不要看不好的」。若从这个角度很实际的帮助他们，也建立他们积极的态度。所以我们邀请他们参加聚会，而我的聚会我用方言跟他们一起谈，其实我最强的是福建话，我也可以用广东讲道。我们这边的所谓住院者崇拜都是以这两个为主。所以我常常，我觉得说有很多很正面的圣经教导，其实也因为我有一些儒学背景，比如说四书五经里面，很多的部分他们如果拿来对比我们的圣经的传道书、箴言，这些智慧书信、智慧书，儒学很多东西其实跟我们圣经里面的诗歌或者所谓的箴言，他们有很多共同体，所以，我常常配合这些共同体与住院者谈，他们很容易接纳我的讲法。所以对我来讲，如果实际上来看，只要他们能够对我们所讲的有多一些深层的认识，我们就会很高兴，因为我们不能够所谓的就是看他们能够达到最高的层次，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面对他进步的层次，打个比方，我用这个作所谓属灵的一个命题，有时我们的住院者他会告诉我牧师说：「我今天开始走路了，我跌倒了，我骨折了，现在我开始走路好像小孩一样，但是我很差，我今天只能走 5 步」。我就鼓励她说：「Auntie; Uncle 想一想 昨天你还只能站，你虽然现在走 5 步，比起以前一走可以走五千步那个当然差很远。但是不要跟那个来比，那个最理想不要跟那个来比，你应该跟你现在的情况来比，如果你昨天你只能站，今天你走 5 步，如果下一个礼拜你可以再走多 5 步的话，虽然你只是走到第 10 步，但是你已经进步了百分之一百，你拿百分！」。所以老人家会因为我这样的鼓励他们就看重，所以就帮助他们建立自信，也比较积极的去看待他们的医治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回到定位上，原位上去看，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反而看得开。

采访员： 牧师您在这个医院的身份是大家都认同你是一个牧者，所以您在这里走动不需要隐藏你的身分？

杨牧师： 几乎是这样，大概是这样，我自己不知道，同工都有回应，应该是这样。

采访员： 那么身为一个在社区医院的作一个牧者，那你觉得除了神学还有 CPE 的装备，你需要其他一些上帝给你的恩赐在这里会比较得心应手吗？

杨牧师： 我们在这里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老人家，所以，如果你能讲他本身的方言，比如说他是福建人，你讲很好的福建话，他很快就把他的心交给你。很多时候我们这边的同学，三一神学院派来的这些 CPE 的学生，他们常碰到语言上的拦阻，所以不太容易建立。所以我只能感恩上帝给我很多这种方言的恩赐，我很能够同几种方言来讲道。

采访员： 基本上哪几种方言？

杨牧师： 在这边主要是福建话，我们的福建话不是新加坡式的，反而我用的福建话是台湾式的。我们这边用厦门圣经，旧约新约都是一样，丽瑜也是被我训练。然后，当然我可以用广东话，可以用客家话，可以用潮州话。我本身是在福州教会长大，现在已经离开太久了，所以已经不太能讲，但是只会讲福州话的病人住院者他们讲福州话，我是还听得懂他们要什么。我其实一窍不通的反而是海南话。我的海南朋友都不愿意教我他们的海南话，所以这是一个欠缺，其他都可以接纳，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恩赐定位，所以我很简单的我为什么在医院面对老人家，可能这是一个恩赐所在。

采访员： 所以杨牧师接下来对您的社区院牧，你自己有什么样的重要想去发展，想要去完成的？

杨牧师： 当然这个对于我们的使命，它不是一个我个人的角度，但是我常常从主教他的思想方式，然后从我对这边的领导层，包括我们的执行长，每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这些所谓常年报告，还有加上对新加坡整个所谓医药保健的这个政策，还有那个定位，我都会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所以，基本上如果有什么挑战的话，有两种挑战，一种是天天都

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我们要重新我们所作的东西要常常回去检讨，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越来越能供应这个社区的需要。因为单单的你讲这个医院，它其实就是在樟宜综合医院的旁边，樟宜综合医院等于就是面对新加坡大东部差不多的160万人口的这样的人群，所以它大概不会拓展的太厉害，但是，若我们跟着他们跑的话，变成我们跟着他们的方向。同一时间，我们基督教医院有基督教医院的本质，所以基本上扩展过程里面，我们应该是越来越像光，如果说我们作盐、作光，我们应该是更好的盐、更好的光，所以这是内在体制，内在属灵生命的更新。所以，我常鼓励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他有一些好的退修会，甚至我都鼓励他们有机会去参观别的国家的医院，我都尽量希望他们有机会去。所以这个过程，可以把这些共识把它建立在这里面，所以每一人就不会停止学习，只要你愿意学，而且我们这边的学习不是我个人学，我学了跟团队一起来分享，所以就是所谓内在可以更巩固。第二层是感谢主就是我们有得到消息，我们被卫生部，我们的政府要求在我们医院旁边有一个空地，他们要求我们扩建，而这扩建不只是硬体，也有软体甚至是人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工作量肯定是加倍，在这加倍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有迎合，甚至不只是迎合，迎合可能是比较低层次。是比较怎样去带领这个所谓院牧这个事工上，所谓的帮助别人，吸引人加入这个团队一起来事奉，把这个工作能作得更好。这个变成是未来的计划，所以我的未来计划里面，我必须考虑几个定点，就是在这新的设施里面，我们都要考虑就是可能一些床位拿来作临终的临终关怀，而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所以这是一个区块我必须去认识。我本身认识台湾最大其实是台湾的马槽医院，它有一个临终医院是全世界最大的医院，63个床位。我跟他负责的院牧很熟，我也去参观很多次，我倒不担心架构的问题，反而是说怎样去运行在新加坡这个国家，我们自己的社会。另外，我们也开始接纳一些儿童住院者，因为这些儿童他们是需要来医院复健疗养，丽瑜现在就是在帮助这些儿童，而且他们很多是来自破碎的家庭。这类就是所谓，就是你会越来越切入整个社会的问题层次这个部分，所以我常常

问我自己，我有多少属灵本钱？有多少属灵的资源能够让我去接纳这些人群？所以宁可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当你就只有这么多的兵力，你要跟更大的一个敌人对打，你要算清楚，这个算并不是说用人的方法去算，而是算我有多少信心，我有多少同工。我觉得人才是最重要，其他的东西只要我们愿意同心合意的话，资源上帝一定会赐下来，重点是我们怎样成为上帝的见证。所以，我常常有一句话，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作我们当然不能丢上帝的脸，但是我们也不会偷取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该作的。

采访员： 牧师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从你作院牧这个生涯短短的几年，你最满足的是什么？

杨牧师： 我最满足的，我很多很满足的东西，其中我很满足的就是看见丽瑜，她是从一个普通会员，成为一个教会领袖，成为一个同工，其实这也是我非常高兴的。然后，最近我更大的满足是，我们教区有派了一个龚招光牧师，他是堂会的牧师，他对于这种所谓社区的服务不是很清楚，他来这里8个月，他已经完全认定上帝的呼召作院牧，所以提摩太已经出现了，所以他在9月1号就会派去另一个中心，他就当起那边像我一样可以当起一个中心的院牧的工作，不是说很完全，不过至少说那个心志已经有了。所以大概我下来的几年，我会继续训练这些同工在这个地方，然后满足。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看见我自己的儿女慢慢成长，我也看见属灵的儿女也开始有爸爸妈妈的样子，那个是我的快乐，我不是说我可以升作祖父，我没有那种思想，但是我也很高兴说，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没有比我们这一代强，我们就失责！

采访员： 谢谢杨牧师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提供我们很多的资讯。上帝祝福您！

(访谈完毕！)

访谈员协意书


这录音带与所附的誊稿，是 杨清宇牧师 自愿受 刘秀珠与袁丽瑜 的访谈制作。

任何阅读誊稿的人，需知是在阅读我们的会话，录音带而非誊稿才是原始的文献。

我在此准许在三一神学院上本地教会历史科的同学，与三一神学院有关或经三一神学院的历史方案批准的，拥有这访谈或任何我所捐赠的有关资料的使用权。

 28/8/10

访谈员签名 / 日期

 28/8/10

被访者签名 / 日期